



越南儿童小说选

YUENAN ERTONG XIAOSHUO XUAN

〔越南〕裴显等著

少年儿童出版社

越南儿童小说选

〔越南〕裴显等著

李堂轩译



少年儿童出版社

根据越南 NHÀ XUẤT BẢN VĂN HỌC 1961 年出版的 «THO' VĂN CHO THIẾU NHI» 和 NHÀ XUẤT BẢN THANH NIÊN 1957 年出版的 «VỀ ÚT» 譯成。

越南兒童小說選

〔越南〕裴显等著 李堂軒譯

潘晉華繪圖 朱銘善裝幀

少年兒童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西路1538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014號

上海市印刷三廠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經售

书号：译0279（高）

开本 850×1156 毫米 1/32 印张 4 5/8 字数 71,000

1965 年 4 月第 1 版 196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0

統一書號：R10024·2952

定价：(6) 0.39 元

内 容 提 要

这本书收进越南七个优秀的短篇儿童小说，除了小卫国军一篇外，都是根据越南出版的给少年儿童的诗文选集(1945——1960)一书选译的。这些小说反映了近几十年来越南少年儿童的生活和斗争。

金雀写的，是越南革命胜利以前劳动人民孩子的悲惨生活，我们读了会更加痛恨万恶的地主阶级和旧社会。来雨河边一少年、两个小朋友、无名少年、小卫国军等几篇写的，是越南小朋友在反抗法国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和自己的父兄一道，英勇地打击敌人，在斗争中成长起来的故事。谢彭泰和董碣泰揭露了过去法国殖民者对越南各族人民实行分而治之的政策，利用各民族的上层统治阶级(头人)，制造种种民族纠纷，破坏民族团结，可是在越南劳动党的教育下，各族人民终于明白了道理，紧密地团结起来，并肩战斗，共同打击法国侵略者。小丽和修理电灯的人这篇小说，是写越南解放后，少年儿童在党的关怀和教育下，正在养成热爱祖国、热爱劳动、准备大起来建设社会主义等优秀品质，同时也反映了越南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

目 录

来雨河边一少年 ·····	武 高	1
两个小朋友 ·····	裴 显	27
小丽和修理电灯的人 ·····	裴明国	41
金雀 ·····	阮光灿	59
谢彭寨和董碣寨 ·····	北 村	68
无名少年 ·····	春 武	106
小卫国军 ·····	胡 方	123

来雨河边一少年

武 高

我们出发了。

田里的水，在我们脚下发出嘩嘩啦啦的声音。有些地方，水一直没到我的大腿，小全就几乎只有半截身子还露在水面上了。走了一程，我又回过头来望望，老霍同志那间小房子里的灯光已经不见了。他一定又到别的村里去了吧？我怎么也不会忘记这位日夜辛劳的基层干部同志。

一阵引擎(yīn-qíng)发 动的轧轧声从五号公路那边的炮楼里传过来，听上去是那样刺耳和使人心烦。远处，可以看到河内城淡淡的灯光在天空闪烁(shǎn-shuò)着。

小全不时地回过头来，提醒跟在他后面的草同志：

“草同志，快抓紧我！”

当我们跨过一块高地的时候，我忽然觉得小全的身影高大起来，人也魁梧和健壮起来，好像一个领兵上阵的

指挥官一样。我虽然必须走在最后面，但是我心里恨不得能紧紧地和小全走在一块儿，因为我越看越觉得他可爱。老霍同志刚才对我说的，“小全的爹妈双双被敌人杀害，小全就成了孤儿”的故事仍旧萦绕(yíng-rǎo)在我的心头。我觉得小全是完全可以信赖的，我相信他一定能够在鸡叫之前把我们带过荆柴河去。

又过了一片水草地，我们便到了来雨河边。

我低头查看一下，河水是浑浊的，但是仍旧可以看到水位是比平常升高了。河边上野草丛生，证明这里并不是人们经常过往的渡口。

小全举手示意要我坐下，然后又脱下衣服递给我，便悄悄地下水了。他在水里游着，没有弄出一点儿声音。那种游法，经常在敌人身边做革命工作的同志都是很熟练的。借着来溪桥头照过来的微弱的电灯光，我看见小全的头就像一只漂在水面上的柚子，随在他那根竹竿后面一抻①远的地方慢慢地向前移动。我心里想，这位小同志游得多么快又多么谨慎啊！即使鬼子就在旁边，也是很难看出来的。而且，假如需要，那只柚子便会悄悄地沉到水下面去，水面上却仍然像什么也没有似地平静。

草同志和我都静静地坐在岸边等着。

① 抻(zhǎ)指张开大拇指和中指两端的距离。

一阵晚风从对岸的田野里吹过来，使人感到凉飕飕(lióng-sōu-sōu)的。来溪桥上的那盏探照灯活像猫头鹰的眼睛，一眨也不眨地瞪着我们。我把放文件的尼龙小包扎紧了系在腰带上，然后问草同志：

“你疲倦了吧？”

“没有。刚才赶路流了一身汗，我反而感到舒服得多了。我还很有劲儿，你放心好了。小全这位小同志白天跑了一天，现在还是这样精力旺盛，难道我能连这位小同志也不如吗？”

草同志轻快的笑声，使我感到很安心。

几分钟以后，那只柚子又慢慢地漂回来了。小全用力爬上岸，两手擦着脸上的水说：

“河水淹过我的头顶一臂多深，咱们准备过河吧！来溪桥上的鬼子刚换岗，他们是不会马上就过来巡逻的。那些家伙全都是些胆小鬼，放心好了。过河，马上过去！”

天很黑，可是我仍然好像清清楚楚地看到他那湿漉漉的身上不住地往下滴水，他那机灵的脸蛋上挂着微笑。

他把草同志的文件包夹好，然后说：

“草同志和我一道先过去！”

我很惊奇，便说：

“为什么不三个人一道过去呢？”

小全把手指按在嘴唇上，轻轻地向我说：

“你说话声音小一点儿呀！草同志有病，过河的时候，我得在他身边扶着。假如三个人一道过去，发生了什么事情的话，我怎么照顾得了两个人呢！”

我听了，心里老大不高兴，便说：

“我自己会游水，不会出事情的！”

小全轻轻嘘了我一声，又说：

“不行！霍大哥交代我怎么办，我就得怎么办。你在这里坐一会儿，我把草同志送过河去，马上就回来接你。再说，谁知道你游水的本领高低呢？走吧，草同志！”

后来，小全又说：

“我只是这样说着玩，主要还是因为三个人一块儿过，很容易暴露目标。”

我只好服从命令，静静地坐下来，让草同志和小全一道先过去。原来在出发以前，老霍同志曾经很仔细地嘱咐过小全，要他好好保卫我们的安全。这时候，我忽然感到自己实在要比老霍同志渺小，甚至也赶不上这个比自己小二三十岁的小全。

几分钟以后，小全就又回到岸这边来了。

他把衣服系好，顶在自己头上，我们两个便一道轻轻地下了水。我用全身的力气很快地向前划着。小全忽然抓住我的肩膀，把嘴凑近我的耳朵说：

“悄悄的，要不，敌人会发觉的。到了荆柴河，要是找

不到船，我倒要和你比赛比赛，看谁游得快呢！”

小全敏捷地往前游，他那轻快的划水声，使我益发感到他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孩子。

这条河只有二十多米宽，眨眼的工夫，我们就跳上了岸。草同志早就站在岸边等着我们了。

小全连忙穿好衣服，说：

“太好了，你们谁也没有要我扶！现在，我们已经通过了鬼子的第一道封锁线。在九点钟以前越过公路，保险没有问题了！”

这一回轮到我来嘘他了：

“小声点！听，有什么声音……”

小全侧耳细听了一会儿，然后说：

“好像是什么镗子的声音。现在正是炮楼里鬼子吃饭的时候，不怕！”

一排机枪的子弹颼颼地从我们头顶上扫过，随后，又是一排一排的子弹向其他方向扫去。一盏探照灯的青光从桥头上向稻田里照射了一周之后，又熄灭了。当探照灯照过来的时候，我们都不约而同地趴(pā)在地上。但是，我们的心仍然很平静，因为探照灯离我们还很远很远，它的光勉强才能达到我们这里。

过了一会儿，小全说：

“他们这样乱打枪，正表示他们不敢出来。没关系，

我们还是继续赶路吧！”

我拉一下草同志的手，他一点也没显出比刚出发时更难受的样子。小全挂着那根小竹竿，一跳又上了路。田野里小青蛙呱呱的叫声已经把炮楼里什么引擎发动的轧轧声压下去了。来溪桥上那盏像猫头鹰眼睛似的探照灯也被我们远远地扔在后边，好像早已向我们服输了。

天完全黑了下来。我们三个人寸步不离地走在一起。草和水都在我们的脚下很快地向后退去。

没有多少时间，我们就站在高高的五号公路上了。我们已经可以隐隐约约地看见路边那道长长的白石灰线。我一下子明白了，为了躲过来溪桥的炮楼，小全带着我们绕了一段弯路，要不，从过河的地方到这里大约才只有五百来米。

我们像穿过战壕似地很快通过了一段柏油路。为了躲避敌人的冷枪，我们又在田野上急速向前赶了四公里。我们来到一片野菠萝林子旁边。风吹得野菠萝叶发出沙沙的响声。小全提议大家坐下来休息一下。他拿小竹竿在地上轻轻地敲着，对我说：

“有一回，我一个人到了五号公路，在上面站了老半天才往前走。平平滑滑的柏油路，脚走在上面可舒服了。我看，我要是站在路当中，他们也不能把我怎么样！”

我看到远处有一片树丛的黑影子，便问道：

“那边一片黑黑的是什么树？”

“是芒果树。在夜晚，你们看多么像一只大公鸡啊！在它的嘴边还有几颗星，就像老公鸡啄米似的。”

我同他开玩笑地说：

“你独个儿走的时候，就不怕鬼吗？”

“哼，哪里有什么鬼！不过，倒是有几处大树林，还有许多教堂和十字架。”

草同志和我听了都不禁要笑，只是我们都忍着没有发出声音。我看了一下表，时间是九点四十分。小全说：

“你们看，我向霍大哥保证，要在九点钟以前越过五号公路，一点儿也没有错吧！咱们过了五号公路又走了四十分钟，已经过了五号公路四公里，就是据点里的鬼子发现了马上开枪，子弹也追不上咱们了。”

小全说了，又摸摸草同志的衣襟，接着说：

“已经干了。我老是担心，怕过河的时候草同志再着凉了就糟了。草同志，你感到有什么不舒服吗？”

草同志连忙摇摇头，说：

“没有。我很舒服，比出发的时候好得多了！”

小全拿竹竿向前面指了指，问道：

“你们看，前面有什么没有？”

我定睛仔细一看，便说：

“前面有一座教堂！”

“对了。那教堂旁边有一个鬼子的据点。我们要从鬼子的据点旁边过去。不过没有什么关系，我会带你们绕过去的。”

小全又把竹竿向右边指了指，说：

“我就是依靠这里一处、那里一片的村庄和芒果林的黑影来认路的。如果把这些村庄和芒果林都忘了，那就要迷路了。而且，我给这些村庄都编了密号。哪个是甲村，哪个是乙村，尤其是哪个村子好，哪个村子坏，我都得牢牢地记在心里，为了万一出了事，我好寻找一个躲藏的地方。有一回，我被敌人抓住了。不过，那一回并不是因为我迷了路，而是因为那天晚上天下雨，我怕多绕路。后来回到家里，霍大哥狠狠敲了我两下脑瓜哩！”

我和草同志把头靠在一起，听小全给我们介绍就要经过的一些村庄的情况，和一些村子的密号。然后，我们又继续向前赶路。当经过一片干燥的棉田的时候，我们都不约而同地加快了脚步，而且注意着观察周围的情况。我们在一块坡地上走着，身上已经感到有些寒意。五号公路那边轧轧的马达声已经消失了，只能听见田野里蟋蟀的叫声和我们自己在草地上的脚步声。

天空不时飘过几片浮云，星星都静静地安详地挂在天空。快要到篱笆旁边那片黑黑的、有许多十字架的地方了。小全领我们从左边绕过去。我们趟过一个长满浮

萍的池塘，池里的水淹没了我们的膝盖。我们趟到一片竹丛的暗影里，小全停下来，说：

“到前面水田边上的那个村庄，你们要把腰弯下来走。那村子里有一批反动的家伙，他们还有重机枪呢！你们要紧紧拉住我，轻轻地加快脚步往前走。谁要是在这地方拉下来，我就没法找到了。”

我心里不免有些紧张，刚检查了一下捆得紧紧的文件包，就听见有声音从村里传过来：

“什么人？什么人？！”

我们立刻停住脚步，小全举手示意，叫我们不要出声，同时自己向前跨了一步。接着，我们便听到一个醉汉的声音：

“什么人？再不做声，把你们全抓起来！”

草同志拉拉我的手，轻轻地说：

“保护好文件，准备自卫！”

我在暗影里暗暗地点点头，保持最大的镇定，考虑如何对付面前反动分子的威胁。小全却把头一昂，很自然地回答说：

“我们是贩烟的，就两个人，回县里去。您老人家是副里长^①吗？”

① 里相当于我国从前的村。

一个老头子用很凶的声音喊道：

“噢！贩烟的，快滚吧！记住，哪回有好烟，给我送过来！”

小全拉长声音答道：

“好——的！”

然后，他又举着手，掩护我和草同志过去。我们很快通过了村边那条路，又穿过一片竖满墓碑和十字架的坟地。等到离村已经很远，我们才把脚步重新放慢了一些。这时候，我问他说：

“刚才那副里长是个什么人？”

小全回答说：

“那副里长是个越奸，我老早就认识他。我那样和他打招呼，是故意表示我和他很熟。当然，如果不是田里的水太深，咱们也就犯不着靠村边走去找麻烦了。因为趟水容易被他们发现动静，而且他们到那时再盘问就不好回答了。前一回，我对他们说是钓鱼的，这一回我就告诉他们说是贩烟的。其实，他们也不完全相信，只是因为他们晚上不敢随便出来罢了。”

我批评他说：

“你太主观了吧？”

“我一点儿也不主观……因为我知道，他们最怕碰上我们的游击队。他们知道，要是碰上了游击队，他们不只



什么也得不到，还要送命。他们哪里是咱们游击队的对手啊！”

夜深了，风也更冷了。我们每走一个多小时便停下来休息几分钟。有时候，我们也像在解放区的土地上一样，一边走一边交谈着。小全问草同志：

“你是在山林里工作的吗？为什么这样瘦呢？”

草同志答道：

“我工作的地方靠近山林，但是我变瘦了却不是因为靠近山林，而是因为最近得了疟疾(nuè-jí)。”

“你正在生疟疾，到敌后来干什么呢？”

“来工作嘛。你也把这里叫做敌后？”

“我听你们都这样叫。”

小全又回过头来问我：

“你呢，是哪个单位的？”

“秘密的军事单位。”

“你是军人，为什么一个人行动呢？”

“这是工作的需要。”

“什么工作啊，同志？”

“秘密的军事工作。”

“噢，我知道了！你们是要把部队开到这里来了吧！你们可要多开一些来呀！我最喜欢卫国军^①，我要参加卫国军当通讯员，你看能行吗？”